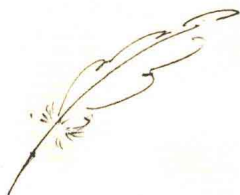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刘小枫 甘 阳 ● 主编



彭磊 ● 选编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Shakespearean Play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马涛红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Shakespearean Play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彭磊 | 选编

马涛红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彭磊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5

(西方传统 :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6370-6

I. ①莎… II. ①彭…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 —戏剧文学评论 ②莎士比亚,
W. (1564~1616) —政治哲学—思想评论
IV. ①I561.073 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2499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莎士比亚绎读”出版说明

据译界前辈戈宝权查考,1856年英籍传教士慕威廉翻译出版《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院印行),国人首次得知西域有个名叫“舌克斯毕”的伊丽莎白皇朝文人——“莎士比亚”这个译名则最早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国甲午战败之后不久,英籍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版)详细介绍了莎士比亚——其时,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改制压力。清末新政时期,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出版(1904,收入“说部丛书”第一集)——其时,我国关切政制变革的志士仁人正激烈争议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优劣;革命党人推翻帝制行民主共和之后不久,初版的《辞源》(1915)已列入“莎士比”词条;随后不久,林纾出版了以文言小说体翻译的莎剧四卷(1916)……“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翻译莎剧成为我国新派文人的最爱,1930年,经胡适之倡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成立“莎剧全集翻译会”……据统计,自三十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中一直位居榜首,有的剧作译本达近百种之多——第二共和前期(1949-1960)出版的译本已达44种,总印数44万余册。

不过,我国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绝世名优,长于诗词”的层次,距离林纾所谓莎翁“立义遣辞往往托象于神怪”的看法相去并不太远。莎士比亚不仅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也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中伟大的政治哲人之一。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

2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其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变,却鲜有人看到,莎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哲学财富。晚近三十年,我们的莎剧全译本有了令人欣喜的臻进,但我们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理解仍然没有起步。

西方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解读很多,绝非无书可译。“莎士比亚绎读”系列或采译西人专著和相关文集,或委托青年才俊编译专题文萃,以期增进汉语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品质的认识。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10年6月

编者前言

如书名所示,这里所辑译的文章大多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解读莎剧。在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研究文献中,突然冒出一类“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没什么好稀奇——毕竟我们早已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花哨,听到过许多时髦的新名词。

也许,这一“花哨”与其他都不同呢?说到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得追溯到五十年前:1964年,布鲁姆和雅法合撰的《莎士比亚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出版。布鲁姆在序言“政治哲学与诗”中强调,“政治哲学对于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诗原本就是传达政治哲学教诲的最佳形式,只不过,现代人将诗与政治更进而与哲学分离开来,追求纯粹之诗或纯粹之哲学,遗忘了中间那片纷杂变幻的政治之域。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以及更古老的时代,“诗的内容和效用之获得意义,源于诗人政治上的高贵性。诗不是自为的,它只有依系于那些激励最优秀的行动者的目标,才会获得生命”;现代人则认为,“诗超越了对政治的基本公共关怀,艺术家更近乎反政治的波西米亚人,而不是心系政治的贤人”——不错,如今只要哪位“艺术家”受到监禁或流亡,立刻就会被奉为充满自由精神的大师而广受追捧。正是这种现代诗学使我们看不到,莎士比亚用他的诗(戏剧)表达了对政治事物的关切,并揭示了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不过,这一现代诗学观念拜谁所赐呢?布鲁姆说:

自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以来,人们对诗的性质理解发生了变化。如果还把诗看作是自然之镜,或把诗解释成实际在教导

2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什么,如今会被视作对艺术圣殿的亵渎。人们相信诗人们没有什么意图,诗人们的史诗和戏剧自成一体(*sui generis*),不应由政治社会或宗教的标准来评判。由于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认为仅仅是文学作品,它们便与激发行动者生活的那些重要问题毫不相干。

浪漫主义处在思想史上的什么位置?它是卢梭的子嗣,施特劳斯曾称它“比任何一种形式的古典主义都更明显地是现代的”。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浪漫主义明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因此,布鲁姆和雅法这两位政治学教授来研究莎士比亚,绝不仅仅出于对文学的兴趣,而是出于通古今之变的问题意识:既然浪漫主义如此现代,就值得对浪漫主义的诗乃至浪漫主义所塑造的莎士比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要回到古典的诗乃至古典的政治哲学,莎士比亚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节点,因为莎士比亚与浪漫主义有着莫大的关联。

浪漫主义对莎士比亚的神格化是莎剧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一章。^①大施勒格尔(A. W. Schlegel)用德语翻译了17部莎剧,小施勒格尔(F. Schlegel)径直宣称“莎士比亚的诗完全是浪漫性的”,“莎士比亚作品的总汇性如同是浪漫艺术的核心”;^②歌德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献给莎士比亚,

① 浪漫派的莎评文献汇编,见 Jonathan Bate, *The Romantics on Shakespeare*, London: Penguin, 1992。相关中译可参《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与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64年,以及《莎剧解读》,张可、元化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②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九册,前揭,页99-100;《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页247,另见页71:“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总汇性(Universalität)是施勒格尔核心的诗学观念。

并把《哈姆雷特》搬进这部成长小说,让主人公解说哈姆雷特的性格;①雨果认为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诗的最高形式(即戏剧)的最高顶点,柯勒律治则给我们留下了两大卷莎评。② 这些浪漫派巨头以不同的方式对莎士比亚顶礼膜拜,使莎士比亚的声名越出英伦,远播四海。但是,这一切只因他们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了浪漫主义的诸种美学原则:天才、想象力、情感、自由、个体、疯狂……尽管莎士比亚戏剧饱含政治哲学义涵,现代的浪漫诗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只见到美的流溢——小施莱格尔云:“所谓美,是一种无利害关系的快感的对象,完全独立于需求和法则的强制之外……现代诗的终极目的只能是最高的美而不会是别的,即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美的完善”,而“所有现代作家中,是莎士比亚最完美、最准确地刻画了现代诗的精神”。③

莎士比亚借由浪漫主义而成为“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亦借由莎士比亚发扬光大,④浪漫主义所塑造的莎士比亚如今仍然深深支配着我们的理解。布鲁姆生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爱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再次探讨莎剧,相关内容其后以《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为题抽出来单独出版(*Shakespeare on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年),序言中说:“莎士比亚能登上如今这般不可置疑的高度,多赖于浪漫派的关系。但

① 莎士比亚之名即是威廉·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似乎可以译成“大师莎士比亚”。

② *Coleridge's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2 vols., Thomas M. Raysor 编, London: Constable, 1960。

③ 《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前揭,页 22, 20。引文有所改动。

④ 就笔者所见,两部介绍浪漫主义的文集均辟专章讨论莎士比亚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参见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 Michael Ferber 编,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页 29 - 48; *A Companion to Romanticism*, Duncan Wu 编,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页 512 - 519。

4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是,浪漫派的插手败坏了莎士比亚,而浪漫派自己却扎下了牢固的根基。”

我们如何才能看清莎士比亚的真实面容呢?也许,政治哲学便是一条路,通过这条路,我们能看清原初意义上的诗,能辨识出莎士比亚与浪漫派的不同:浪漫的抑或政治的莎士比亚,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抉择。自布鲁姆等人导夫先路以来,政治哲学学刊《解释》(*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上便不断刊载研读莎剧的妙文。本书中的文章基本选自此刊。三年前,刘小枫老师把文章交给内子翻译,后又嘱我编辑此书,而今书成,只觉字里行间布满了时光的影子。

译者在翻译时或参照朱生豪先生译本,或参照方平先生主持的诗行体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非特别注明外,均据方平本,特此说明。

彭磊

2010年12月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喜剧与悲剧

托维 莎士比亚对模仿诗的辩护:《暴风雨》与《王制》	2
佛罗门哈夫特 《奥赛罗》中的生养与归属	56
戴伽多 威尼斯的父权制和女儿的反叛	85
特蒂 无血之牲:《威尼斯商人》的天主教神学	112
诺布鲁克 《麦克白》与历史编纂的政治	162
莫林 哈姆雷特的捕鼠器	219

历史剧与罗马剧

普拉特 死荫幽谷中的福斯塔夫	245
布里茨 《裘力斯·恺撒》中的男子气与友谊	274
戴维斯 诗的帝国:论《提图斯·安德洛尼库斯》	293
莫里斯 莎士比亚罗马剧研究略评	310

喜剧与悲剧

莎士比亚对模仿诗的辩护： 《暴风雨》与《王制》

托维(Barbara Tovey) 撰

戚瑞 译

推陈出新是我无上的诀窍，
我把开支过的，不断重新开支。

——十四行诗第 76 首^①

一 柏拉图对模仿诗的挑战

哲学与诗之间有一场古老的争论。在柏拉图的《王制》卷十(607b)，苏格拉底明确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苏格拉底至少在卷三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是对诗赶尽杀绝，而是剥夺诗的自由。据苏格拉底所说，在最佳政制中，诗和音乐，尤其是后者，对青年的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允许诗和音乐存在，不是为它们自身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公认的快乐；而是因为，在智慧的立法者的督导之下，诗和音乐有益于培育苏格拉底所说的“好性情”(good disposition)或好品格(virtuous character)。结果，只有那些为智慧的立法者的目的服务的诗和音乐才获得认可。卷三中，在叙事诗(narrative poetry)和模仿诗(imitative poetry)之间有一个著名

^① [译按]文中所引莎士比亚著作中译，皆参照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的区分。模仿诗(戏剧艺术)直接呈现——而不是复述——行动和言辞。按照卷三的说法,模仿诗可以保留,但只许模仿好人的言辞、情绪和高贵行为。禁止模仿坏人的行为或可笑的品质,甚至禁止模仿好人偶尔所为的不足取之事。用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的话说,最好的城邦唯一接受的诗人将是“单纯善的模仿者”(397d)。^①实际结果是,喜剧和悲剧一起受到放逐。

苏格拉底不单禁止模仿低下卑劣之人,他还不许护卫者模仿任何天性不如自己高贵之人的行为。尤其是,不许他们模仿女人(特别是恋爱中的女人)、奴隶、恶人、疯子和工匠。苏格拉底按以上顺序列举了禁止模仿的类型。不许模仿的工匠包括铁匠、三列桨战船的桡手以及桡手长。柏拉图用 *κελευστής* 来称呼那些指挥桡手的人,牛津希腊语词典(*LSJ*)将此词译为“水手长”(boatswain)。苏格拉底的禁令还没完。他还禁止模仿动物的喧闹、自然现象的声音(比如雷声)、可用道具(比如轴和滑轮)模拟的声音,另外还有乐器的声音。

现在让我们初步思考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某些浅表。首先,此剧模仿了苏格拉底所禁止模仿的所有类型的人。米兰达(Miranda)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卡列班(Caliban)是奴隶,安东尼奥(Antonio)和西巴斯辛(Sebastian)是不折不扣的恶人,而爱丽儿(Ariel)声言这两人跟阿隆佐(Alonso)都发疯了(3.3.57-60)。^②第一幕第一场中的船员是典型的工匠,其掌握和使用的技能与三列桨战船的桡手非常类似。指挥他们的水手长显然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桡手长。或许,这些巧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当我们考虑苏格拉底禁止护卫者模仿的非人的声音现象的细节时,情况就不同了。苏格

① 文中所引《王制》皆基于 Allan Bloom 译文(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② 文中所引《暴风雨》皆基于 Arden 第六版《暴风雨》, Frank Kermode 编(London: Methuen, 1975 年重印)。

4 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拉底把这些现象分成两类,第一类(396b)如下所示:

马嘶
牛叫
大河咆哮
海潮呼啸
雷声(等一类事情)

第二类(397a):

雷声
风声
滑轮声
喇叭声、箫声、哨子声、各种乐器声
狗吠、羊咩、鸟鸣

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彻底违反了这些禁令。在不许诗人模仿的一连串声音中,暴风雨的噪声处于最为醒目的位置,雷声既是第一类声音中的最后一项,又是第二类声音中的第一项。几乎没有必要再指出,模仿这类声音在任何一个版本的《暴风雨》中的重要性。据第一对开本,第一幕第一场的舞台指引是“雷电夹杂着暴风雨声传来”。在第三幕第三场,爱丽儿化作鸟身女妖出现在“三个罪人”面前,舞台指引再次请出雷电;在第二幕第二场,特林鸠罗(Trinculo)发现伏在地上的卡列班,当时同样是雷声隆隆。全剧头两场充满了对狂风怒吼、海浪咆哮的生动描写,而这两种声音都是禁止模仿的。第一幕第一场模仿了装帆拽索的声音,很接近苏格拉底不赞同模仿的滑轮声。至于“各种乐器声”,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场暴风雨的咆哮夹杂着船长的哨音。在第三幕第二场,爱丽儿击鼓吹箫,以此迷惑了斯丹法诺(Stephano)、特林鸠罗和卡列班,引着他们走进了满是“浮渣的污水池”,不知羞耻地沉浸其中(4.1.

175 - 184)。

对动物声音的模仿在《暴风雨》中也很突出。我们已经知道，苏格拉底尤其禁止模仿马嘶、牛吼，还有犬吠、羊咩、鸟鸣。普洛斯彼罗(Prospero)的岛上似乎没有马。剧中虽然提到羊，但我们并未看到羊或听到羊咩。第二幕第一场，西巴斯辛装作听到“一阵狂吼，好像公牛”，但舞台上并没有直接模仿公牛的声音。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出剧直接模仿了犬吠和鸡鸣。第一幕第二场，爱丽儿唱道：

柔舞翩翩在水面飘扬，
可爱的精灵伴我歌唱
听！听！

接着，精灵们组成的歌队开始模仿犬吠。

(散乱地)汪！汪！
爱丽儿：看门狗儿的狺狺，
(散乱地)汪！汪！
爱丽儿：听！听！我听见雄鸡
昂起了颈儿长啼，
(散乱地)喔喔喔！（1.2.381 - 389）

据我所知，这段对动物叫声的直接模仿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绝无仅有。由于犬吠和鸡鸣的出现同舞台上正发生的事情和情节的进展毫无关联，这一场景便更加引人注目。第四幕的末尾可能再一次模仿了犬吠，但这次模仿与剧情或多或少有些关系。当时，普洛斯彼罗和爱丽儿准备驱赶意欲行凶的嗜酒三恶仆，舞台指引说：“幕内猎人的声音，若干精灵化作猎犬上，四处追逐他们（三位仆人）；

普洛斯彼罗和爱丽儿喊着它们。”(4.1.254)^①

到现在为止,我只是指出,《暴风雨》中出现了苏格拉底所禁止的诸多戏剧模仿。难道莎士比亚在创作这部剧时考虑到了《王制》的相关章节?可惜我还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设。但是,即便读者为了便于讨论,宽宏大量地同意情况确实如此,那就必定会让人以为,莎士比亚意在挑衅和嘲弄苏格拉底强加于戏剧艺术的种种限制。我也无意否认,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是在戏弄这位可敬的哲人兼批评者。不过,我认为莎士比亚的目的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嘲笑,他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考虑《王制》与《暴风雨》的关系。我要探究的正是这种可能性。

在《王制》卷十,苏格拉底扩展和深化了他前面对模仿诗或戏剧艺术的批评。与卷三相比,卷十似乎不允许任何一种模仿性的诗进入最好的城邦(595a)。苏格拉底在讨论的末尾说:“……只有赞美神或赞美好人的诗才准许进入城邦。”(607a)至于是否允许通过模仿好人来赞美好人,则完全不清楚。对模仿诗的批评构成了苏格拉底放逐诗的正当理由,此后,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或许,对模仿诗的批评会被诗人们自己“用抒情诗或其他格律做的辩护”驳倒,或者会被爱诗者(他们自己不是诗人)给出的“自身无韵的论证”驳倒(607c)。苏格拉底承认,也许会有反证能够表明,诗歌不但令人愉悦,“而且对政制(regimes)和人类生活有益”。对于这些

① 该剧有相当多的动物的声音,除了犬吠、鸡鸣和公牛怒吼外,还有狼嚎、狮吼、猴子吱吱、毒蛇咝咝、夜猫子啼叫和母牛哞哞。见 1.2.288;1.1.315-316;2.2.9,13-14;5.1.90;4.1.179。更宽泛地说,绝不可低估《暴风雨》中非人类声音的作用。该剧始于一阵嘈杂,电闪雷鸣和大风巨浪夹杂着船长的哨音;剧末,爱丽儿唤醒众船员,水手长叙述如下:

我们都睡得像死去一样,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给关在舱口底下了。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听见了各种奇怪的响声——怒号、哀叫、狂呼、铛铛的铁链声以及此外许多可怕的声音,把我们闹醒。(5.1.230-235)